

# 埃米尔捕盗记

爱丽斯·克斯特涅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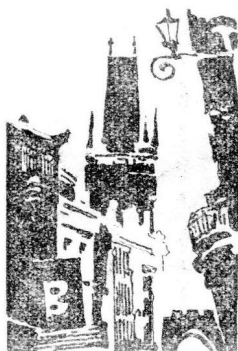
# 埃菲尔铁塔日记

〔德〕爱丽斯·克斯特涅原著

〔英〕埃特伍德改写

郑学才 佟学伶 译

封面、插图：邵秉坤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埃米尔捕盗记

[德]爱丽斯·克斯特涅原著

[英]埃特伍德改写

郑学才 佟学伶译

\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\*

787×1092 1/32 2.25印张 30千字

1980年3月北京第1版 198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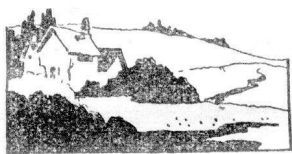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:1—140,000册 定价0.16元

姥，在车上，随身带的钱被偷走了。埃米尔决心把钱找

## 目 次

远行·····	1
妈妈的叮咛·····	3
在火车上·····	7
戴黑礼帽的人·····	11
大城市·····	15
“真是气人!”·····	20
汽喇叭的召唤·····	22
真正的朋友·····	28
跟踪·····	33
在西区旅馆·····	38
女王广场·····	42
银行里的风波·····	46
警察局·····	51
记者的采访·····	55
立功授奖·····	59

## 远 行



“呃，埃米尔，”他母亲说，“快去准备准备吧。你最好的衣服我已经找出来放在你床上啦。你穿好衣服，咱们就吃饭。”

饭。”

“嗯，妈妈。”

“别忙，我再想想。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事儿？别的衣服都放在你的箱子里了。这些花是送给你姨妈的。带给姥姥的钱等吃过饭再给你。好了，穿衣服去吧。”

“是呀，”当埃米尔走出了房间，菲希尔太太对她的邻居马丁太太说，“我儿子要到城里去两、三个星期。当初他还不乐意去呢，可是学校放假了，他在家里有啥事可干呢？我姐姐又三番五次地要我们去看她。我去不了，我有好多好多事要干。埃米尔虽说以前从没离开过家，可是年龄也不算小了，现在可以一个人出门了。何况有他姥姥到车站去接他呢。”

“到那儿以后他就会喜欢啦，”马丁太太说，“男孩子都是这样。见到城市风光就高兴。再见，菲希尔太太。我走啦。”

埃米尔拢好头发，穿上外衣就回来了。他饿了，所以挺能吃。他偶尔朝他母亲看一眼，似乎在想：他第一次要离开她，竟吃这么多饭，她也许会不高兴吧。

“记住，到那儿马上就给我来信。”她说。

“好吧，妈妈。”

“代我向你姨妈、姥姥和波莉表姐问好。你自己也要多加小心。要守规矩，免得人家说你不懂礼貌。”

“一定做到。”埃米尔回答道。

吃过饭，埃米尔的母亲从休息室的架子上拿来了一个铝盒，从里边数出一些钱来。

“这是七英镑，一张五镑的，两张一镑的。给你姥姥六镑，告诉你姥姥，这钱没寄去，是因为我花了好长时间才积攒下来的。剩下的那一镑留你自己用，你回家的路费也在里面。买车票用十先令差不多就够了。剩下的留着 you 外出时吃饭、喝茶用。我把钱放在这个小袋里，当心别丢了！你准备把钱包放在哪儿？”

埃米尔想了想，随后就把钱包放进外衣里边的小兜里。

“放在这里很保险。”他说。

“车上跟谁也别说你带着这么多钱。”

“当然不说喽！”

有些人觉得七英镑不过是很小的一笔

钱，然而对埃米尔和他母亲来说，那可是相当可观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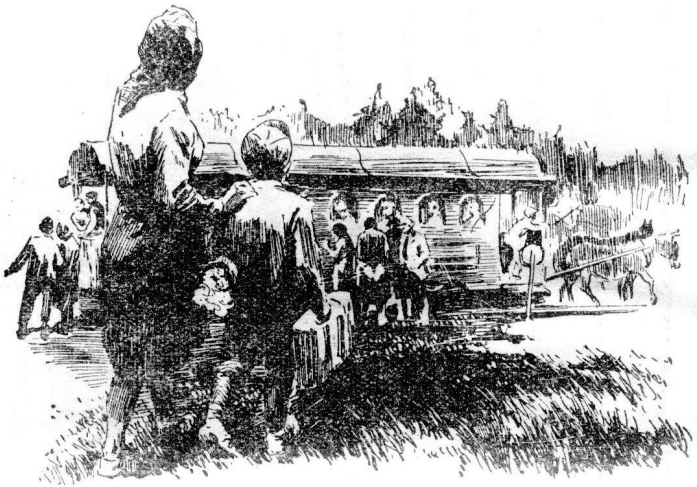
埃米尔的父亲已经死了，只靠母亲整天辛辛苦苦劳动，挣些钱维持吃穿，给儿子买书、交学费。埃米尔学习十分用功，倒不是因为他好学，而是因为年终时从老师那里拿到的成绩优秀通知书会使他母亲高兴。



## 妈妈的叮咛

“该到火车站去了，”菲希尔太太说，“千万不要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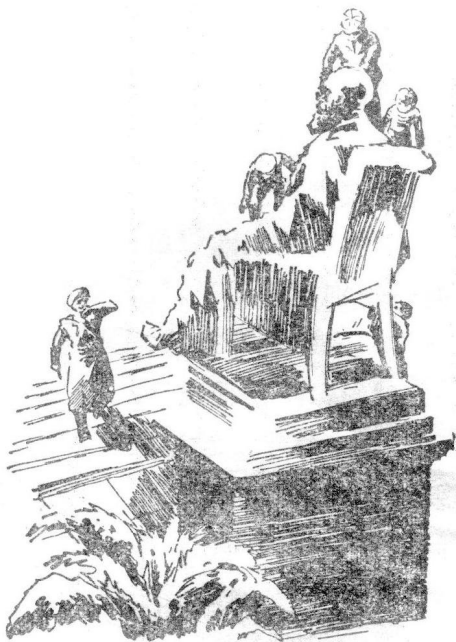


“你们俩上哪儿去呀？”

说话的人是小镇上的警长。

埃米尔的母亲说：“孩子去看他姥姥，住两、三个星

337 ”



米尔·菲希尔，这回你该进牢房了。’”

警察并没说什么，但是，就是在埃米尔提着箱子进站之后，他的心情仍没有轻松多少。

警察也许等他回来再算账吧！

菲希尔太太给埃米尔买了车票，他们还要稍等几分钟。

“别把东西丢在火车上，孩子。别坐在花上。要请人帮你把箱子放到行李架上，请人帮忙时，说声‘劳驾’。”

“我自己可以把箱子放上去。我不是小孩子了。”

“那好。记住到城里别下错了站。是东站，不是西站。姥姥在售票处旁边等你。”

“我找得着她，妈妈。”

“你吃完东西以后，别把纸屑扔在车厢地板上。还有——别把钱丢了。”

埃米尔解开外衣，在口袋里摸了摸。

“很保险。”他说。

火车终于缓缓地驶进车站。埃米尔亲了亲妈妈，便提着箱子爬进车厢里。母亲把花和食品递给他，还问他找没找到座位。他找到了。

“要守规矩，给我来信。”

“您也要给我写信哪！”

“对波莉要和气。你们也许不认识了。”

车门关了，火车徐徐开出车站。

菲希尔太太久久地向埃米尔挥手。然后她转身回家了。她轻声地哭了。

但是她没哭多久，因为她还有事要做。

## 在火车上

埃米尔脱下自己的帽子说：“您们好，太太、先生们。”

一个胖女人，因为左脚上的鞋挤得脚发痛，已经把鞋脱掉，她对自己身边一个大鼻子男人说：“一般男孩子都不象这个孩子这么懂礼貌。”

她一边说着，一边上下活动着她那只发疼的左脚。

埃米尔把手伸进衣兜里，直到他摸到了钱包才放了心。他看了看车厢里的人，样子都不象是小偷。坐在大鼻子男人旁边的还有一个女人，正在做婴儿的帽子。在车窗跟前，挨着埃米尔坐着一个看报的戴黑礼帽的先生。

这位先生突然放下报纸，从衣兜里拿出些糖来，举



到埃米尔面前，说：“请拿几块吃吧。”

“谢谢您，”埃米尔拿了一块说。随后他想到要有礼貌，于是就脱帽说：“我名叫埃米尔·菲希尔。”

车厢里所有的人看上去似乎都要发笑了。这人举起黑礼帽说：“我叫格林。”

这时候，脱了鞋的那个胖女人对埃米尔说：“那个布商史密斯先生还住在牛顿吗？”

“不错，还在，”埃米尔回答说。“您认识他吗？他住宅挨着的那块地，已经买过来啦。”

“哦，那么，请你转告他，说格里费尔德的詹姆斯太太问他好。”

“不过，我是进城去的呀。”

“你可以回来以后对他说。”詹姆斯太太说。

“好啊，好啊，这么说你是进城喽？”格林先生问。

“对啦，我姥姥在车站售票处附近接我，”埃米尔回答道，伸手摸了摸衣兜。兜里的钱轻微颤动了一下；钱

包在兜里。

“你熟悉这个城市吗？”

“不熟。”

“嘿，你准会大吃一惊呵！有些房子，竟有一千八百英尺高。房顶拴在天上，免得被风刮跑。谁要是时间

“把我的话告诉史密斯先生。”她回头朝埃米尔喊道。

这时候，车厢里只剩下埃米尔和那戴黑礼帽的两个人了。埃米尔为此并不感到怎么高兴。一个给人糖吃又讲荒谬故事的陌生人不会是个好旅伴。埃米尔本想再摸摸兜里的钱，但是他没敢这么做。

然而，当火车刚刚开动，他便立刻跑到车厢一头的盥洗室去了。他把钱包从衣兜里掏出来，数了数。钱都还在，但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弄得更保险些。最后，他用针把钱和钱包都别在了外衣的里层。

“这回算是万无一失了。”埃米尔心想。然后他又回到车厢来。

格林先生在车厢的一角睡着了。埃米尔因为用不

已睡着,所以就象他在学校里上历史课那样,不停地用一只脚踢另一只脚。

这样做确实帮了他一会儿忙。埃米尔捉摸着他的波莉表姐究竟长的什么样儿。两年前她到牛顿来过一次,打那以后他还没见过她呢,但是他怎么也记不清她的模样了。

他差点从位子上掉下来!刚才睡着了吗?他又踢起自己的脚来。他竭力数车窗上的苍蝇,先往上数,然后再往下数,接着再数一遍。起初是二十四只,后来是二十三只。埃米尔往后一靠,捉摸着这是怎么回事。

就在这捉摸不定的时候,他就睡着了。



渐渐地,他的头脑清醒过来了。一点不错,他是在进城去。他刚才准是睡着了,就跟那戴黑礼帽的先生一样……

埃米尔立刻坐了起来,揉了揉眼睛,随后说:“噢,他走了!”他两腿发颤。他用手扑打扑打外衣上的尘土,从地板上爬了起来。

他把手伸进衣兜里。

钱不见了。

“啊!”

埃米尔把手从衣兜里抽出来。他拿出来的不光是手,还有他曾用来把钱别在外衣上的那根针。除了那根针,别的什么也没剩下。针刺伤了他的手指,鲜血直冒。

埃米尔哭了。

当然,他哭决不是因为流了这几滴血,而是因为钱丢了。他知道,为了给姥姥,也为了让他进一趟城,他母亲积攒这七镑钱,曾经怎样辛辛苦苦地干了几个月的活。如今却由于自己的粗心大意,钱竟被小偷全部偷光了!

“怎么办呢?”埃米尔说。“我怎么下车呢?怎么对姥姥说:‘我来了,但是我没给您带钱来。不仅如此,您还得给我点钱买回牛顿去的车票’……连城里我也